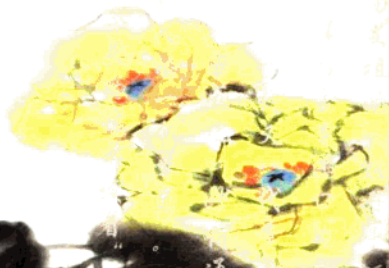


好戏

连台



西厢

通戏语

词

中国当代



中国古典爱情戏曲精选 王 楠 编著 谭邦和

“书香文丛”总序

王先霈

这一套丛书为什么叫做“书香文丛”，书籍里面哪里有什么香气？

中国的书，从龟甲上、竹简上刻写的，到帛和绢和纸上写印的，外国的书，包括欧洲的羊皮纸书、埃及的纸莎草纸书——世界上已有的各种各样的书，虽然或多或少会带上一点制作原料所有的气味，但放置日久，其气味不免渐淡渐消；就是制成的当初，那气味也并不见得宜人、诱人，谈不上有多么的“香”。人们在话语或者在诗文中涉及“书香”，说的并不是做书的原料给人的嗅觉的感受，多半指的是书的内涵给人的心灵撒播的芬芳。仅就南宋来说，有林景熙的诗句：“风烟万里别离梦，草木一溪文字香。”他又写过：“旧篋题《诗》扇，疏帘读《易》香。”朱熹的诗说：“微月黄昏句里香”；“妙语空传醉墨香”。杨万里的诗句：“故有涪翁句子香”。张元干的诗句：“故国书题冷，新诗齿颊香。”陆游《晚兴》中的“客散茶甘留舌本，睡余书味在胸中”，虽说不曾直接点出“香”字，但同他的“焙火微温书画香”一样，道出了书给人的精神陶醉。一个忘情地读书的人，从书中领略到某种新鲜的思绪、特别的体验，获得了某种微妙的感触，进入了某种悠远的意境，他便觉得吟诵起来嘴里是香的，抚摸起来手上是香的，嗅一嗅空气是香的。这些香气不会随着书籍印制岁月

的长久而消失,相反,它历久弥新;经过了时间的消磨,更加清纯、更加醇厚。

当然,不是随便哪本书都带着香气。书有各种各样的,书的气味也有多种。我们这套丛书选择的是经过时光淘洗,流传广远的,能够反映出中国传统文化的轮廓的一部分书籍。其中,有儒、道、释诸家的经典,有从古代神话到明清戏曲、笔记、民歌的若干文学作品,有谈诗论画的小品……入选书籍多数全文收录,以尽量不以删节损害其完整。一个中等文化程度的读者,读了这些书,应该是可以对中国文化精神产生初步的直感印象。毛泽东主席曾经向窑工出身的徐海东将军说,“不读《红楼梦》,算不得一个中国人,算不得一个完整的中国人,顶多能算半个中国人。”这可以看作是对所有未能接受系统完备的教育而有志于看书学习的人们的告诫、叮嘱和指点。《红楼梦》、《水浒传》、《三国演义》是中国人都应该读的。《论语》、《孟子》、《老子》、《庄子》是中国人都应该读的。《西厢记》、《牡丹亭》也是中国人都应该读的。一切想要了解中国文化的人,都有必要看看这些书。德国的前总理,七个发达国家首脑定期会议的两位发起者之一(另外一位是已故法国总统德斯坦)H. 施密特,在“21 世纪的中国”国际讨论会上作的主题发言中,说了一番意味深长的话,他认为,没有读过陀斯妥耶夫斯基和托尔斯泰的书而企图对俄国人进忠言,不了解中国五千年文化背景而企图对中国人进行说教,都不但可笑,并且无益。在发言的末尾,他再强调,“想对我们自己,对年轻人,对各民族和各个国家说一下”;基督教徒必须努力理解儒教,对儒教表示出尊敬;当然,反过来也是一样,中国人也应该对其他民族的文化遗产努力理解,应该充分尊重。随着中国经济的迅速发展,国力的增强,世界上的中国学也获得迅速的发展,不少外国人迫切要求了解、学习中国传统文化。难道中国人自己倒可以对本国的传统文化懵然无知或知之甚少吗!期望每个人都系统地深入地把握传统文化,是不现实的。选读有代表性的典籍,在

智慧的启悟、审美的愉悦中，提高修养，增进知识，对自己民族之魂、民族之根有更切近的体认——我们编撰“书香文丛”正是为着这一目标提供服务的。所以，本丛书并不是一套有严密结构的课本，而是十分注意把知识性和趣味性结合起来的业余读物，它只期望引起和加强读者对中国古典文化的兴趣，起到举一反三的示例作用。

汉语里的“书香”主要不是指这本那本具体的书而言，那个“香”字主要不是用来形容书本身，在更多的情况下，它是形容读书使人具备的优雅气质。所谓“腹有诗书气自华”，简洁地说明了读书与人的风度的关系，这是一个长期的自然而然的熏陶浸染过程。过去人常以出身“书香门第”为荣，书香门第的本意是读书形成风气、形成传统的家族；世代读书，文化的品级应该是高于他人的。清代梁章钜的《退庵随笔》说，“人无书气，即为粗俗气、市井气，而不可列于士大夫之林矣！”同是清代的陈其元的《庸闲斋笔记》从另外一个角度立论，告诉人们，“学者苟能立品以端其本，复济以经史，即字里行间，纵横跌宕，盎然有书卷气。”他们的这类话，都只是从一个固定的角度看问题，并不全面。读书并不能保证使人高尚、俊逸；读书人，读书很多的人，而粗俗，而无耻，也非罕见。《儒林外史》就生动地描绘了一批可鄙可悲的儒生。但是，在正常情况下，读书毕竟还是比不读书要好。读书，读好书，以正确的态度和方法读好书，毕竟能够使一个人的视野开阔，能够促进人独立的思考，能够提炼、升华人的情操。一个人，读书与不读书，爱好读书与讨厌读书，毕竟还是有雅俗之分、文野之分、深浅之分、高下之分。一个家庭、一个群体、一个民族、一个时代，读书风气盛衰，也是衡量其文明程度的重要标志。书声琅琅，是健康、蓬勃、兴旺的气象；打牌声、划拳声沸沸扬扬，是病态、萎缩、衰歇的征兆。文化建设是一项伟大而艰难的工程。我们不是只要培育一个或一批书香门第，而是要让 960 万平方公里处处书香飘逸。我们不仅要在 GNP 上赶上发达国家

(据施密特预测,我国 GNP 绝对值在 21 世纪初将超过日本,而人均值水平的提高则须更长得多的时间),也还应关心在图书的人均占有量方面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宏伟的目标的实现,要从一步一步踏实的工作做起。《书香文丛》能否被读者接受,能否为读者喜欢,能否对读者有益,我们等待实践的回答,准备着不断改进,把这件事情坚持做下去。希望在下一个世纪,我们不但继续在经济上翻番,而且在文化上进步,书香更浓更浓。

这套丛书的创意是由武汉测绘科技大学出版社的同志提出的,具体的设计以及组稿、统稿,则由华中师范大学中文系谭邦和同志承担。现在,多数书稿已经完工,即将发排,他们命我写几句话放在前面,向读者介绍编撰的目的。我很高兴地写了如上的话,并预祝这套丛书取得成功。

1996 年 7 月 7 日

于武昌桂子山

西厢牡丹宝黛读

(代序)

说起中国的爱情文学和文学中的爱情，人们首先想到的往往会是小说《红楼梦》及林黛玉与贾宝玉。然而人们也许不会忘记，林黛玉和贾宝玉这两个情种，以及创造这两个情种的曹雪芹，是受着历代爱情文学的阳光照耀和雨露浇灌的。有两部爱情剧，对曹雪芹的影响十分明显而深刻，那就是元代著名戏剧家王实甫的杂剧《西厢记》和明代著名戏剧家汤显祖的传奇剧《牡丹亭》。有作品为证，请看《红楼梦》第二十三回的回目：“《西厢记》妙词通戏语，《牡丹亭》艳曲警芳心。”二剧并列，正标示出《西厢记》和《牡丹亭》为中国文学史上情剧双珠的地位。

比曹雪芹早生百余年的文坛怪杰金圣叹，曾经冒天下之大不韪而把《西厢记》与庄、骚、史、杜、《水浒传》并列为六才子书。在《读第六才子书〈西厢记〉法》中，金圣叹表示了对此书无比珍爱，他说：“《西厢记》必须扫地读之。扫地读之者，不得存一点尘于胸中也。”“《西厢记》必须焚香读之。焚香读之者，致其恭敬，以期鬼神之通之也。”“西厢记必须对雪读之。对雪读之者，资其洁清也。”“西厢记必须对花读之。对花读之者，助其娟丽也。”“西厢记必须与美人并坐读之。与美人并坐读之者，验其缠绵多情也。”我们不必去考证曹雪芹是否读过金批西厢，我们可以确认的是，宝玉、黛玉是像金圣叹一样珍爱《西厢记》，并且很懂得《西厢记》读法的。（又金圣叹腰斩《西厢》为十六出，认为其后的四折是狗尾续貂，应予砍去，而

宝黛所读正是十六出本。)

宝玉是这样读《西厢》的:

那一日正当三月中浣,早饭后,宝玉携了一套《会真记》(按即《西厢记》),走到沁芳闸桥边桃花底下一块石上坐着,展开《会真记》,从头细玩。正看到“落红成阵”,只见一阵风过,把树头上桃花吹下一大半来,落得满身满书满地皆是。

这岂不是“对花读之”么?无比美妙的是,恰当宝玉细心领会“落红成阵”的艺术境界之时,树头桃花吹落满身满书满地,顿时心领之境成了身临之境,读书之人成了书中之人,心境与真境,虚境与实境,书中人和读书人,融化合一,难分难辨,而且彼此辉映,都愈加动人。《红楼梦》是可以当做抒情诗来深味,当作写意画来鉴赏的,诗情画意,洋溢始终,十分讲究艺术意境与人物形象的完美融化,怡红公子桃花树下细玩《西厢》,不就是一幅人物形象的诗意画吗?

写到这里,画面已经够美了,然而雪芹大师还不肯就此顿笔,他要追求更高妙的艺术境界,可不,正当此时,肩担花锄,锄挂花囊,手拿花帚的林姑娘走进了画面。我们记得“凹晶馆联诗悲寂寞”时,林姑娘曾用“冷月葬花魂”,对湘云的“寒塘渡鹤影”。“冷月葬花魂”,正是林姑娘悲剧人生的美丽写照。林姑娘正是花的化身,花的精魂。值此“落红成阵”,来了葬花的人。于是人有了花魂,花有了人性,人品、花品,人情、花情,人命运、花命运,合为一灵真气,飘漾在这优美动人的画面之间,使画面包涵了品味不尽的充满哲理的诗意,从而进入了形而上的悲剧美学的审美层次。从宝玉的落花到黛玉的葬花,随着惜花之情的达到顶峰,人的精神境界也升华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二知道人在《红楼梦说梦》中对黛玉葬花有一段很好的评语:“荷锄葬花,开千古未有之奇,固属雅人深致,亦深情者有托而然也。”然而黛玉能够葬尽天下的落花么?更有甚者,“天尽头,何处有香丘?”“依今葬花人笑痴,他年葬依知是谁?”“千

古伤心人同声一哭矣!”

主张流花的宝玉在葬花的黛玉面前自惭形秽,连忙来帮黛玉的忙。不想却把他的秘密宝贝《西厢记》给暴露了,慌得藏之不迭,并谎称不过《中庸》《大学》之类。我们说宝玉是懂得《西厢记》读法的,金圣叹不是说“必须与美人并坐读之”“以验其缠绵多情”吗?他岂不想与他的心上人一起进入那缠绵多情的艺术境界?所以他这一慌一藏一谎,不过是封建礼教在他身上的烙印所形成的自卫本能的不自觉的条件反射,不过是欲亲反疏、欲露反藏、情真反假的爱情心理的变态表现。一当清醒过来,明白眼前并无旁人,只有欲结知己的黛玉时,安全感恢复了,马上由藏书转为热情地推荐:“好妹妹,若论你,我是不怕的。你看了,好歹别告诉别人去。真真这是好书!你要看了,连饭也不想吃呢。”一面说,一面就递过去了。于是我们眼前有了一幅新的美妙画面,叫做“宝黛共读西厢”。但作者却并不专意于画面全景的静止描绘,而是近镜头地快笔快写林黛玉快速阅读的动态流程,只有这样几句话:

林黛玉把花具且都放下,接书来瞧,从头看去,越看越爱看,不到一顿饭工夫,将十六出俱已看完,自觉词藻警人,余香满口。虽看完了书,却只管出神,心内还默默的记诵。

这样惜墨如金的快笔,正适合黛玉读曲时那种久旱禾苗喜得滋润的快慰心情。

读曲既罢,该交流阅读体会了吧。于是好戏来了。按二十九回所言,宝玉“从幼时和黛玉耳鬓厮磨,心情相对;及如今稍明时事,又看了那些邪书僻传,凡远亲近友之家所见的那些闺英阁秀,皆未有稍及林黛玉者,所以早存了一段心事,只不好说出来,故每每或喜或怒,变尽法子,暗中试探。”此时见黛玉如此忘情地沉溺于《西厢记》的艺术境界,岂不正是表达感情的绝好机会么?于是先投石问路:“妹妹,你说好不好?”林黛玉尚未清醒,脱口笑道:“果然有趣。”看来更进一步,直捣黄龙可也,于是笑道:“我就是个‘多愁多

病身’；你就是那‘倾国倾城貌’。”这是宝玉第一次向黛玉直露地表示爱情，虽然直以你我合比崔张，爱情的意思表达得十分肯定，却能直中有曲，露而不俗，既妙且雅，真正是“《西厢记》妙词通戏语”。

黛玉会作何反应？黛玉心里是把宝玉引为知己的，但是“情重愈斟情”，“幻情浓处故多嗔”，幼失父母，寄人篱下的不幸遭遇使她养成了多疑自尊的孤傲性格，由于“风刀霜剑严相逼”的环境的压迫，她自知不能随便表露真情，出于清高的女儿心性，她也不愿主动表露真情，求近反远，欲亲反疏，情浓反嗔，情真反假，爱情心理变态发展，以致于不但自己做假，甚至也不许宝玉向她剖露真心，刚才回答“果然有趣”，是因为心还没回到现实中来，意识尚处于失控状态，性格暂时偏离常轨。一当宝玉如此露骨地表情探情，她多疑自尊的傲性迅速回到常轨，情浓反嗔的行为方式也迅速恢复常态。如果说“不觉连腮带耳通红”的“不觉”，标示她尚在失控之“原我”潜意识的边缘的话，那么“登时”竖眉瞪眼的“登时”，则表明她已经完全回到了“自我”意识的控制状态，松懈一时的防线重又张得紧紧，于是不自觉地整个地否定了刚才的“真我”：刚才在她眼底“越看越爱看”的《西厢记》，“登时”在她口中又成了“淫词艳曲”，刚才还觉得“词藻警人，余香满口”，“登时”又成了“混话”，而宝玉的戏语真情，也被她一口咬定是“欺负”，因而定要去告诉舅舅舅母，而且“说到‘欺负’两个字上，早又把眼睛圈儿红了，转身就走”。眼看这假话说成真的，假戏也要做成真的了，“两假相逢，必有一真”，宝玉倒真被吓住了，连忙赌咒发誓地解释决不是“欺负”，“若有心欺负你，明儿我掉在池子里，教个癞头鼋吞了去，变个大王八，等你明儿做了一品夫人病老归西的时候，我往你坟上替你驮一辈子的碑去。”道歉到了这种自我贬损的程度，滑稽已极，黛玉本是假做，只是过火了些，几乎要弄假成真了，一见如此，忍不住嗤的一声又笑了，真所谓“泪未全收笑又开”也。戒心一除，不防备自己也下意识地用了《西厢记》的句子来还击宝玉，“呸，原来是苗而不秀，是个

银样镗枪头。”宝玉刚才何等狼狈，见此机会当然不肯放过，马上反戈一击：“你这个呢？我也告诉去。”黛玉只好以许你过目成诵，不许我一目十行的反诘掩饰过去，一场喜剧性的战斗方告收兵。

“西厢记妙词通戏语”这一段文字，尺水兴波，而且一波三折，迭宕起伏，饶有情趣，惟妙惟肖地展示了人物内心意识和潜意识错综交织、升腾潜沉、变幻莫测的复杂心态，充分显示了《红楼梦》心理分析所达到的社会学的深度和心理学的精度，也正是曹雪芹对《西厢记》美学情致的深入领会和新的表达。正是“颦颦宝玉两情痴，儿女闺房语笑私。三寸柔毫能写尽，欲呼才鬼一中之。”（永忠《吊曹雪芹三绝句》）

刀兵既息，葬毕落花，宝玉有事先去了。在一起时唇枪舌剑，及到宝玉一去，黛玉又“闷闷的”，葬花心情重又回来了。于是刚刚结束了“《西厢记》妙词通戏语”的喜剧性情节，作品又马上展开了一幅“《牡丹亭》艳曲警芳心”的悲剧性场面。真所谓“悲感欢愉，不啻双管之齐下也。”（戚蓼生《石头记序》）听曲和读曲不同：读曲是共读，听曲是独听。共读则有二人，二人又相对做假，表里不一，因此虽有葬花的悲凉情绪插入其间，终于演出的是一出唇枪舌剑的喜剧；独听则独自一人，主要的活动是思想，而且是独思独想。行为不能自由，思想是可以自由的，因此悲剧就悲唱，不必做假，这跟崔莺莺“对人前巧语花言，没人处便想张生，背地里愁眉泪眼”，何其相似乃尔。读《西厢记》与听《牡丹亭》有此区别，所以读曲读出的是喜剧效果，听曲则激发的是悲剧情愫。

作品先从反面下笔，说黛玉素不喜欢戏文，因此“便不留心，只管往前走”，及到“原来姹紫嫣红开遍，似这般都付与断井颓垣”“偶然”吹入耳内，觉得“倒也十分感慨缠绵，便止住步侧耳细听”，再听到“良辰美景奈何天，赏心乐事谁家院”两句，“不觉点头自叹，心下自思”，又侧耳听到“则为你如花美眷，似水流年”，“不觉心动神摇”，更听下去，“你在幽闺自怜”等句，“亦发如醉如痴，站立不住，

便一蹲身坐在山子石上”了。细嚼“如花美眷，似水流年”滋味时，古人诗句“水流花谢两无情”，“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间”，以及方才《西厢记》中“花落水流红，闲愁万种”，一时都想起来，愁越凑越多，情越聚越浓，终于“心痛神痴，眼中落泪”。

林黛玉听《牡丹亭》，心理活动有一条清晰的进行路线：

不喜→不留心→不觉点头自叹→不觉心动神摇→亦发如醉如痴→不觉心痛神痴

配合着心理活动的进程，外部动作变化是：

只管往前走→便止住步→不觉点头→站立不住，便一蹲身坐下→眼中落泪

钱钟书在《管锥编》中曾经说过：“奏乐以生悲为善音，听乐以能悲为知音。”林黛玉显然是汤显祖的最好知音，演习《牡丹亭》戏文的女孩子拨琴的手，却一次烈似一次地拨痛了黛玉的心弦。如果说读《西厢记》的心理描写，是显示了曹公喜剧美学的极高造诣，听《牡丹亭》的心理分析则显示了作者悲剧美学的极深修养，一悲一喜，双管齐下，“《西厢记》妙词通戏语，《牡丹亭》艳曲警芳心”，遂成为描绘宝黛形象的绝妙笔墨而奠定了第二十三回在《红楼梦》全书中的重要地位，也明确地标示了《红楼梦》与历代爱情文学，特别是作为元明情剧双珠的《西厢》、《牡丹》的精神联系。

从先秦民歌、两汉乐府到六朝辞赋、唐宋诗词，中国的爱情文学已经源远流长，作品浩瀚，类型丰富，魅力独特。但是，由于中国的宗法社会较早定型，伦理文化十分发达，礼教隆重，等级森严，家庭观念浓厚，以女性歧视为特征的封建性别文化形成，女性性别整体的地位低于男性，国人重婚姻及婚后的家庭秩序，而轻婚前的相知相爱，奉行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当事人的意志和意愿却不予重视，甚至往往不予考虑，建设起男女之大防的围屏，由封建家长严密把守。这一切，导致婚姻关系的缔结，缺乏自由、自主、平等、相知、相爱等起码的质素。在这样的文化氛围中，正常的爱情失去了

公开表达的权利,得不到健康的发展,人类那种不可泯灭的本能,往往只能以畸形的方式出现,就像朱光潜先生所言:“真正的恋爱往往见于‘桑间濮上’,潦倒无聊悲观厌世的人才肯公然寄情于声色。”(朱光潜《中西诗在情趣上的比较》,《中国比较文学》1984年第1期,原载1934年1月15日《申报月刊》第3卷第1号)在这样的文化环境中,高扬爱情旌旗于戏曲舞台的《西厢记》与《牡丹亭》,先后出现在元明剧坛,其进步意义是显而易见的。

朱光潜先生在中西诗情趣的比较中,总结出爱情诗的两种胜境,一种是“慕”的胜境,多写婚前的相互倾慕;一种是“怨”的胜境,多写于婚后,惜别悼亡。而朱先生指出,西方爱情诗长于“慕”,中国的爱情诗善于“怨”。这个见解是十分深刻的,因为它能够放到中西爱情诗所产生的不同社会历史文化背景中,来加以论证说明。但是,这个结论不宜过于拘泥固守僵持,因为更加广泛复杂的事实是,西方爱情诗“慕”的胜境中未尝没有“怨”的情致,不少西方诗人是主张“最美丽的诗歌就是最绝望的,有些不朽的篇章是纯粹的眼泪”,(缪塞《五月之夜》)“最甜美的诗歌就是那些诉说最忧伤的思想的。”(雪莱《致云雀》)而中国爱情诗也未尝没有“慕”的描写,如果把戏曲文学和小说也纳入观察视野,则宋元以后的爱情文学正以进步的文化倾向为指导,勇敢冲击封建礼教,大胆歌颂爱情,不断攀登“慕”的胜境。《西厢记》与《牡丹亭》就正是在总结历代爱情文学美学经验的基础上,真实地揭示生活的底蕴,既表现青年男女倾心爱慕惺惺相惜地追求恋爱,也表现礼教和理学压制人性摧残爱情给有情人造成的深沉悲哀,从而创造了爱情文学、爱情美学“慕”与“怨”的双重胜境,成为中国爱情文学史上照耀后世的两颗明珠。而曹雪芹又以绝代的文学才华,吸取情剧双珠的艺术营养,以长篇小说的形式,更加深刻地挖掘爱情这个永恒主题的深广文化蕴涵,更加生活化地表现爱情的生动具体的美感,攀上了爱情文学的绝峰。

宝玉借与黛玉共读《西厢》的机会试探表达爱情，黛玉因听《牡丹》而体会人生的短暂和爱情的珍贵，他们是多么情投意合的一对有情人呵，但他们的美好爱情，在那个腐朽的时代竟然以悲剧告终，怎不令千古有情人同声叹息！而今，时代进步了，男女平等了，女性解放了，婚姻自由了，爱的内容更加纯洁了，生活的天空更加美好了。我们把《西厢记》、《牡丹亭》这两部反礼教、反理学的美丽爱情剧，双珠并举，合为一帙，奉献给读者，愿天下有情人都像宝玉、黛玉那样，一起品读《西厢记》、《牡丹亭》，在那优美的诗情画意中，接受美的熏陶，提高爱的素养，攀登情的胜境，快乐地走向花好月圆的美满人生。

谭邦和

1997年3月中浣樱花盛开的珞珈山下

目
录

书香文丛总序..... (1)

西厢牡丹宝黛读..... (5)

西 厢 记

愿普天下有情的都成了眷属..... (3)

西厢记第一本

张君瑞闹道场杂剧..... (14)

楔子..... (14)

第一折..... (17)

第二折..... (24)

第三折..... (33)

第四折..... (38)

西厢记第二本

崔莺莺夜听琴杂剧..... (42)

第一折..... (42)

第二折..... (49)

第三折..... (57)

第四折..... (63)

第五折..... (71)

西厢记第三本

张君瑞害相思杂剧..... (77)

楔子..... (77)

第一折..... (79)

第二折..... (85)

第三折	(94)
第四折	(100)
西厢记第四本	
草桥店梦莺莺杂剧	(106)
楔子	(106)
第一折	(108)
第二折	(114)
第三折	(120)
第四折	(126)
西厢记第五本	
张君瑞庆团圆杂剧	(131)
楔子	(131)
第一折	(132)
第二折	(138)
第三折	(143)
第四折	(150)
附录	
莺莺传	(158)

牡丹亭

汤显祖及其《牡丹亭》	(165)
作者题记	(171)
第一出 标目	(173)

第二出	言怀	(175)
第三出	洲女	(178)
第四出	腐叹	(183)
第五出	延师	(185)
第六出	怅眺	(189)
第七出	闺塾	(193)
第八出	劝农	(198)
第九出	肃苑	(204)
第十出	惊梦	(208)
第十一出	慈戒	(214)
第十二出	寻梦	(216)
第十三出	诀谒	(222)
第十四出	写真	(225)
第十五出	虏谍	(229)
第十六出	诘病	(231)
第十七出	道颿	(234)
第十八出	诊崇	(240)
第十九出	牝贼	(245)
第二十出	闹殇	(247)
第二十一出	谒遇	(254)
第二十二出	旅寄	(259)
第二十三出	冥判	(262)
第二十四出	拾画	(273)
第二十五出	忆女	(276)
第二十六出	玩真	(278)

第二十七出	魂游	(281)
第二十八出	幽媾	(286)
第二十九出	旁疑	(292)
第三十出	欢挠	(295)
第三十一出	善备	(299)
第三十二出	冥誓	(302)
第三十三出	秘议	(309)
第三十四出	诤药	(312)
第三十五出	回生	(314)
第三十六出	婚走	(318)
第三十七出	骇变	(323)
第三十八出	淮警	(326)
第三十九出	如杭	(328)
第四十出	仆侦	(331)
第四十一出	耽试	(334)
第四十二出	移镇	(339)
第四十三出	御淮	(342)
第四十四出	急难	(346)
第四十五出	寇间	(349)
第四十六出	折寇	(352)
第四十七出	围释	(355)
第四十八出	遇母	(361)
第四十九出	淮泊	(366)
第五十出	闹宴	(370)
第五十一出	榜下	(375)